

政治学方法论

——理论、模型与实践

ZHENGZHIXUE FANGFALUN

Lilun、Moxing yu Shijian

冯志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学方法论

——理论、模型与实践

ZHENGZHIXUE FANGFALUN

Lilun, Moxing yu Shijian

冯志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方法论：理论、模型与实践 / 冯志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

ISBN 978 - 7 - 5161 - 5689 - 6

I. ①政… II. ①冯… III. ①政治学 - 方法论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4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新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2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古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来支撑，而政治学方法论对政治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利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政治学方法论是指导人们了解政治社会、分析政治现象、参与政治实践、把握政治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工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政治实践的不断丰富，政治学方法论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政治学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政治学发展实践表明，学习、掌握和运用政治学方法论不仅是积累政治科学知识的需要，也是提高政治学科学化水平的内在要求。

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按照粗线条来描述，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可以从中国政治学、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表明其经历了“合一—分—合”的发展过程，展现出黑格尔提出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事物发展逻辑，日益体现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交融发展趋势。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人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焦点，也成为政治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学方法论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在众多的政治学方法论著作中，很多学者都对政治学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区分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但就政治学方法论原创性而言，鲜有著作对之做出系统的梳理和高度的概括。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我对各种政治学方法论理论架构进行了探索性的归类，并提出政治学方法论理论体系可划分为研究范式、研究方式和研究形式三个层次。政治学方法论理论体系的这种划分，完全是立足于各位学术前辈孜孜不倦的研究基础之上。

理论建构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研究路径是连接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必不可缺的桥梁。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三条，即：思维路径、理论路径和实践路径。思维路径，主要包括灵感和思维、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逻辑与历史等。理论路径，主要包括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精英主义、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民主化等。实践路径则主要指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现实博弈。

将理论运用于实践，模型是最能说明问题且最易被人所理解的表述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因此，推进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必须借助政治学数理模型来分析、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政治学方法论模型主要包括研究选题、理论假设、研究设计、模型建构、资料收集、分析测量、理论解释、理论构造、理论检验等九个环节。政治学数理模型引入博弈论，能够较为准确地分析政治人的行为逻辑，为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尽管政治学方法论模型只是一种研究工具，并不能期望它能提供万能钥匙，但可以让模型逐步逼近现实，把握政治现象的本质，探求政治发展规律。

本书旨在将政治学发展进程置于历史过程和知识结构之中，探讨方法论知识的类型更新与政治变革的关系，比较政治学方法论与其他学科思维方式的异同，促进政治学跨学科研究，力图使政治学研究实现从“意识之维”向“知识之维”再到“实践之维”的转变。至于如何培养具有政治素质的现代公民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政治家，则有赖于学术界同仁的辛勤努力。因为，才能浅薄的本书作者，委实不能堪此重任！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种相互交流的批评！由于本人学术能力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如果本书能够对读者在学习、理解和从事政治实践活动中有所裨益，则委实超过我的想象！我衷心希望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能够在真诚的交流与批评中蓬勃发展，不断发挥政治学经邦治国的作用，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谨识

2014年5月16日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编 政治学方法论概述

第一章 政治学方法论的学科属性	(3)
第一节 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分歧	(4)
第二节 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交锋	(5)
第三节 政治学是一门日益趋向科学化的学科	(9)
第二章 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逻辑	(12)
第一节 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脉络	(12)
第二节 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特征	(31)
第三章 政治学方法论的现状分析	(38)
第一节 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文献述评	(38)
第二节 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现状检视	(41)
第三节 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发展方向	(45)

第二编 政治学方法论体系

第一章 政治学方法论语义厘析	(51)
第一节 方法的定义	(51)
第二节 方法论的含义	(54)
第三节 政治学方法论的含义	(57)
第二章 政治学方法论基本概念	(60)
第一节 政治主体类概念	(60)
第二节 政治价值类概念	(71)
第三节 政治方法类概念	(79)

第四节 政治组织类概念	(94)
第五节 政治制度类概念	(100)
第三章 政治学方法论体系建构	(107)
第一节 政治学方法论体系划分	(107)
第二节 政治学方法论体系建构	(112)

第三编 政治学方法论路径

第一章 政治学方法论思维路径	(123)
第一节 归纳与演绎	(123)
第二节 思维与灵感	(128)
第三节 分析与综合	(132)
第四节 具体与抽象	(134)
第五节 逻辑与历史	(136)
第二章 政治学方法论理论路径	(139)
第一节 无政府主义	(139)
第二节 自由主义	(141)
第三节 保守主义	(145)
第四节 民粹主义	(148)
第五节 社群主义	(151)
第六节 法团主义	(154)
第七节 精英主义	(156)
第八节 制度主义	(160)
第九节 马克思主义	(164)
第十节 政治民主化	(167)

第四编 政治学方法论模型

第一章 研究选题	(173)
第一节 选题的性质	(173)
第二节 选题的原则	(176)
第三节 选题的方法	(179)

第二章 理论假设	(182)
第一节 理论内涵	(182)
第二节 假设内涵	(184)
第三节 理论与假说的关系	(186)
第三章 研究设计	(189)
第一节 研究设计的原则	(189)
第二节 研究设计的类型	(190)
第三节 研究设计的流程	(191)
第四章 模型建构	(194)
第一节 政治学模型的理论内涵	(194)
第二节 政治学模型的建构原则	(195)
第三节 政治学模型的种类划分	(197)
第四节 政治学模型的环节流程	(198)
第五章 资料收集	(200)
第一节 文献研究法	(200)
第二节 问卷调查法	(204)
第三节 观察分析法	(206)
第六章 分析测量	(208)
第一节 语义分析法	(208)
第二节 信息推理法	(209)
第三节 内容测量法	(209)
第七章 理论解释	(212)
第一节 理论解释的概念	(212)
第二节 理论解释的类型	(212)
第三节 理论解释的方式	(214)
第八章 理论构造	(216)
第一节 理论本质	(216)
第二节 理论形式	(216)
第三节 构造流程	(218)
第九章 理论检验	(220)
第一节 理论检验目的	(220)
第二节 理论检验方法	(221)

第三节 修正理论模型	(221)
------------------	-------

第五编 政治学方法论实践

第一章 政治学主题	(225)
第一节 国家说	(225)
第二节 系统说	(226)
第三节 主体说	(226)
第四节 权力说	(226)
第五节 利益说	(227)
第六节 关系说	(227)
第七节 网络说	(228)
第八节 终结说	(228)
第九节 治理说	(229)
第十节 制度说	(229)
第十一节 管理说	(229)
第十二节 策略说	(230)
第二章 政治学主体	(231)
第一节 博弈论政治学目的	(231)
第二节 博弈论政治学定义	(233)
第三节 博弈论政治学体系	(235)
第三章 政治学主线	(238)
第一节 研究设计说明	(238)
第二节 研究模型论证	(242)
第三节 结论	(252)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6)

第一编 政治学方法论概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科学的方法论来支撑。“一门学科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是由于应用了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功是由于科学方法的成功。”^①因此，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科学研究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于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②

对政治学来说，政治学研究的利器就是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为此，要推动政治学的科学发展，就必须积极推进政治学方法论的创新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实践活动是政治主体指向政治客体、作用于政治客体的一切对象性的活动。政治实践是政治主体借助政治工具的中介，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双向建构过程。“客体主体化是指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对于客体的作用，即主体在观念上对于客体的把握以及现实中对于客体的改造，使客体成为人化的客体。主体客体化，指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是指客体以其自在规定性影响，限制、制约和改变主体，客体在主体身上映现自己。”^③这种人的类特性恰恰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过程，确切地表明政治学具有实践特性。

政治学科的实践特性，要求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论，科学观察政治学方法论的学科属性，深刻剖析政治学方法论的内在生成逻辑，并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建构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能动地指导政治实践。

① 陈波：《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③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第一章 政治学方法论的学科属性

政治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之争”。^① 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借用美国政治学家约翰·戴泽克（John Dryzek）恰如其分的话来形容，“就是一门先天性动荡不安的学科”。

据报道，2000年10月15日美国政治学会收到一封署名“改造先生”（Mr. Perestroika）的电子邮件。“改造先生”提出，要求改变当前美国政治学研究“追求玩弄数学符号而漠视实质内涵”的学科发展现状，“恢复政治哲学在政治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其目的是致力于重建美国政治学，以使政治学能够有效地为政治实践服务。这场政治学“改造运动”引发了“美国政治学何去何从”的热烈辩论。^② 但由于这场运动缺乏政治学方法论方面的科学论证，其效果并没有能够像19世纪末的“国家主义”运动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行为主义”运动那样，起到改变政治学发展总体趋势的作用。无独有偶，如果说“改造运动”是致力于促进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话，那么2009年美国参议员科伯恩（Tom A. Coburn）提出提案，建议取消对所有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研究的课题资助，则是对美国政治学研究成效的极为不满。科伯恩宣称，“这些学科只是人们之间的猜想，实际上并不能达到科学化水平，根本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也没有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作出应有的贡献”。窥一斑而知全豹，事实上，许多人对政治学持有的偏见由来已久，认为政治学研究脱离实际，恰如传说中的“屠龙术”，毫无用处。由此可见，“政治学对学科特性的探寻，对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及对学术研究和政治关系的处理都还在探索之中，其学科在发展的前途上潜伏着巨大危机”。^③

① 杨光斌：《政治学：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9期。

② 郭秋永：《实质假设与假设检定：理论建构上的一些问题》，（台北）《中山社会科学译粹》第一卷第四期。

③ 刘杉：《政治学有用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9日。

然而,在美国也有更强烈的观点支持政治学科建设,认为现在“应该是重新评估政治学科重要性的时候了。因为在当今世界,政治学无疑是掌握国际竞争软实力的关键因素”。为此,不但不能取消当前对政治学研究的课题资助,而是应该加大政治学方面研究课题的资助力度,以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学术界关于政治学学科属性的争论,对我国的政治学发展业已产生了巨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政治学界就一直对政治学的学科属性颇有争执,对政治学科的作用也曾怀有种种质疑,特别是对当前政治学仅仅发挥政治教育的功能表示尴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政治学研究的新途径。

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已产生过类似美国“改造运动”的“科玄之争”,即发生在1923年至1924年由张君勱、丁文江之间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辩论而引发的一场激烈论战。张君勱、丁文江、胡适、梁启超、陈独秀等先后参与了这场大讨论。这场论战通过“科学与哲学”的对话,大大普及了科学常识。但可惜的是,没有形成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的最终标准”。

综合中外关于政治学科属性的争论可知,在当代中国,探讨政治学不是一门科学,重新检视政治学的本质内涵,将有利于推出具有洞察力、解释力和创造力的研究成果,建构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好地发挥政治学经邦济世的功能,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发展。

第一节 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分歧

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业已成为相互对立的称谓。就政治哲学的地位而言,“政治哲学”几乎成为不仅是“神话”也是“意识形态”的同义语,这种定位是由哲学与科学产生区别导致的结果。17世纪伟大的理性革命开辟了当代自然科学的道路,新的自然科学越来越脱离哲学,哲学和科学的分野得以确立,最终导致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相应成立。

但如果从历史发展角度追根溯源,哲学和政治科学都是对人类事务的包罗万象的研究,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就传统而言,科学和哲学最初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自然科学是哲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然而，随着哲学与科学的产生分野，促使现代自然科学权威地位的确立和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地位的丧失，哲学同科学的区别被引入了关于人类事务的研究，于是便有了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与非哲学的政治科学之分。更糟糕的是，有段时期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的内容现在归入了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名下。无须多言，那段时期的政治哲学便处于凋零衰败的境地，丧失了它久已享有的盛誉。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就是当今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①但价值领域不可能有真正严格的确定性，只能“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当目的是要发现新科学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通”，^②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科学。于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成为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按照此标准，一切关于道德的和基本的选择或原则的目的学说都成了荒谬的无稽之谈，政治学科自然也就属于非科学的学科。

第二节 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交锋

就学科属性而言，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即：科学概念匹配性、研究对象确定性、活动主体稳定性、学科知识系统性和价值选择可控性。

一 政治学是一门科学

20世纪初，政治学研究中心开始转移到美国。自那时起至今，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经了：“革新运动”即19世纪末的“国家主义”运动、20世纪初的“多元主义”运动、20世纪中期的“行为主义”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运动和21世纪初的“改造运动”。这些政治学创新运动促进了政治学的科学化进程。

① [美]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8页。

（一）在科学概念匹配性上，研究过程日益遵循规范

任何事物都具有独特性，人们必须运用概念来描述事物或事件，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科学概念要求具有精确性。“科学指由实验和资料证明的精确性和真实性。对政治活动可以进行归纳，得到证实的归纳就成为理论。理论经过多次验证后，则上升为法则。按照这种方式，政治学研究就是积累知识，而知识就是科学的本义。”^① 自然科学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更高层次上具有统一性和共同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互补与综合是大势所趋。因此，马克思曾作出科学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这也是科学”。政治学行为倡导概念的精确化和实用化，催生了众多政治学新兴学科，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等，表明政治学研究日益遵守学术规范标准。

（二）在学科内容确定性上，研究对象日益符合科学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学科内容决定学科形式。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必须具有客观的和经验的内容，从而使关键命题得到证实或者证伪”。^② 政治学研究以探究政治事务的本质，以形成真正的理论，用来衡量、批判现存政治体制与政治理想秩序的差距，指引人们顺应社会发展规律。阿伦特曾说过，“人类的多元性成就了所有人间事务的宏伟与悲怆，观察、反省人类历史层出不穷的新奇景象是政治学活动历久不衰的动力”。^③

（三）在活动主体稳定性上，理论研究日益合乎实践

任何经验学科的研究过程，必须经历“现象描述、要素分析、因果解释”等阶段。由于各学科的发展程度之差异，这些阶段在整个过程中的比重可能不同。但真理的本性就在于它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并且相符合的认识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之所以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的。实践是政治学研究主观和客观的桥梁，也是把主观意

① [美] 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 [美] 詹姆斯·布坎南：《成本与选择》，刘志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③ [英]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识转化为实在的过程。如此看来,政治理论研究日益合乎实践,趋近于探求真理的过程。

(四) 在学科知识系统性上,研究方法日益得到提升

关于政治研究的技术性困难,无人否认。但这并不代表,政治学就必然不能成为科学。反对者提出的首项困难是政治事件无法实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严重缩小了“实验”一词的外延。“科学”规范定义,是指分类的系统知识。按照这个通行标准来考察,政治学研究就包含有大量的政治实验。因此,认为政治学中没有实验,从而不是科学的观点,在概念上犯了错误,即把科学方法与科学研究的某种特定技术或程序相混淆。获取资料的技术性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政治学研究能够把握政治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性。

(五) 在价值选择可控性上,价值中立日益变得可能

行为主义者断言,“政治科学家必须做到价值中立”。“价值中立原则”源于18世纪著名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他认为“事实陈述”(factual statement)与“价值陈述”(value statement)之间,具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逻辑鸿沟;前者陈述“真实世界”或“客观事实”,后者表达“价值偏好”或“主观价值”。根据这种思维,只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守研究标准,就能使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

二 政治学是一门哲学

针对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的观点,坚持政治哲学观立场的学者对之进行了强烈反驳。

(一) 在科学概念匹配性上,研究结果不能经受实践检验

就科学概念的标准而言,政治学无法成为科学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现象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探求”。既然实验是获取与证实科学知识的必要手段,由于政治资料无法量化,政治学不能成为科学就成为必然。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太多的测量工具、模型以及其他技巧,但却往往流于形式,没有触及政治学发展的核心,没有深入探究“如何解决人的理性发展的问题”。

(二) 在研究对象确定性上,研究对象未能合乎科学要求

吕亚力先生认为,“德国哲学家温特庞与烈克曾经把学科分为涵盖定律式的学科和描述形象的学科。前者包括物理科学等,其目的在于发掘抽

象的、普遍性规律。后者包括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对象限于特定时空的事件，研究者的工作是把这些事件尽可能充分地呈现，而不是抽象地剖析，其本质上不是科学”。^① 这种分类，把政治学归结为是描述形像的学科。由于政治学研究的题材过分复杂，科学的解释目标也就相应地无从达成。在研究目的上，只求描述现实，不求解释现实，没有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三）在活动主体稳定性上，研究过程偏离科学规范要求

实用主义（pragmatism）认为，政治过程是由独特的政治文化所支撑的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互动，在政治社会系统中为达到平衡而展开的。现存的政治科学，并没有达到“科学”这个词的标准，也没有具备自身内涵、数量化测定、原因假设、解释理论四个结构性要素，因而推导出政治学是规范性学科的结论。由于政治学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导致政治学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因为，只要是规范性的题材，就不可能是科学。

（四）在学科知识系统性上，研究方法面临技术实现困难

许多学者认为政治是一套艺术，没有定律遵循，不能当作科学处理。政治行为的研究，有一个实际的困难，足以使其无法达到科学预测目标，因为探测人类行为的活动，其本身可以使人类行为发生改变。即：研究过程与技术影响行为，研究结果的发布改变研究行为本身。因此，波普曾指出，“未来依靠我们自己，而我们不依靠任何历史必然性”。^② 梅逊也认为：“在政治过程中，条件无法控制，而控制乃是建立科学结论所必要的。因此，究竟政治学能否像物理学、化学或数学般成为一门科学，肯定是值得怀疑的。”

（五）在价值选择可控性上，价值中立无法成为现实

政治学研究，对于政治领域中的事物，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而这样的判断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客观的或不带价值判断的科学家不是理想的科学家，客观性和不带价值的判断本身就是价值判断。因此，绝对地不带价值判断的要求是似是而非的自相矛盾的要求。”^③ 政治哲学的努力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① 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8页。

② 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③ [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6页。